

灣生的深情

灣生的台灣歲月，有別於韓國的「朝生」。

灣生，日治時代**移民台灣**的日本人，戰敗被遣返日本，但與台灣的感情深厚。朝生，是移民韓國的日本人，日本投降，很多朝生被活活打死。都是殖民統治，灣生與朝生的命運有若雲泥。

田中實家是灣生後代，寫下遣返的日子，台灣人對灣生依依之情，而最感人的是：風間部五郎與巴奈小姐的故事。

巴奈是阿美族人，與風間部五郎相戀，面對無情的遣返，愛情彷彿與時間競跑。遣返的那一天，事前沒有預告，風間來不及告知巴奈，便被送到花蓮港。碼頭分隔為兩部分，台灣人、客家人和原住民只能在港外，唱着《螢之光》送別親友。

日本的《螢之光》源自Auld Lang Syne，最初只是驪歌，但在戰爭年代，添加了男兒衛國之志；到了遣返時分，只有離愁別緒，迴蕩在花蓮的天空。但《螢之光》的歌聲，掩不住巴奈在門外的叫喊：「風間先生，我等你回來。」

當時，人們以為遣返是暫時的，日後還可相見，誰料一別重逢，竟是60年後；重逢不過3個月，巴奈便離開人世。

人間竟有這樣淒美短暫的愛情，如無常櫻花，一夜盛放，滿地飄零。

然而，黯然回國的灣生，並沒有忘記台灣，那是故鄉的思念，也是童年的記憶，更是難捨的愛情，每人都有自己的灣生故事，夢魂縈繞，常在心頭。

但朝生的遭遇卻截然不同，灣生松本，離台返日後娶妻，妻子正是朝生，她的韓國記憶是這樣：

「日本戰敗後，韓國許多手無寸鐵的日本移民和朝生，被活活打死和殺死，移民村被放火燒盡，很多人抱着子女逃難時，目睹雙親在火海掙扎死亡。」

事實上，日本戰敗那一天，韓國人立刻將所有日本建築拆除殆盡，不留一磚一瓦，彷彿日本的殖民統治，不存在於韓國歷史。但台灣至今，到處都是保存良好的日式建築，連中華民國總統府，都沿用日治總督府，若無其事。

為什麼同屬殖民統治，台灣與韓國竟有這樣大的差異？

若從管治模式考量，日本對韓國盡是高壓與殺戮，對台灣多是建設與懷柔，讓人們回憶逝去的灣生故事，蒼涼中猶帶溫暖，愛惜中常存深情。

（灣生物語・下）

張文光 隔兩日見報cheungmankwong@ymail.com